

暗穴

鬼古女 著

AN XU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暗穴

鬼古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穴/鬼古女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02 - 006195 - 2

I. 暗… II. 鬼…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1803 号

责任编辑: 赵 萍 杨海峰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周小滨

暗 穴

An Xue

鬼古女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1 千字 开本 68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9.5 插页 2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195 - 2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掘墓人啊
当你掘挖我的穴墓
请挖得浅些
好让我感受雨水的轻抚

戴夫·马修斯《掘墓人》

引 子

几片刚坠地的落叶被一阵阴凉而无力的风吹起，飘飘悠悠，还没有新的着落，又被一个蹒跚而来的夜行人撞得失去了方向。又一阵风，从不远处的昭阳湖上不急不缓地吹过来，落叶发出窸窣窸窣的私语，仿佛在议论这罕见的一幕：这样一个中秋的深夜里，一个踽踽独行的身影，拖着一个长长的包，走在万国墓园的石径上。

来人穿着一件黑色的长风衣，一头长发在昏暗的月光下泛着灰白。他仿佛看见了月亮为自己投下的那个扭曲而模糊的身影，抬起头，叹息。

先是要刮两天风，风向不定，东西南北交替，然后就要下雨，让人心头烦躁的那种不大不小的雨。这就是典型的江京气候，他太了解。

此刻，又一股风，渐劲，将他的风衣吹得猎猎作响，也就在这时，他的身躯凝住了。

他看见了一只萤火虫。

秋夜里看见萤火虫，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不知为什么，他感觉这闪烁着微光的精灵出现，并非偶然。

他的身体虽然凝固不动，心却在颤抖，目光随着那小小的亮光游走。萤火虫儿仿佛知道来人将要走向何方，一路朝前，向万国墓园最高档次的“风节园”飞去。

风节园历来只葬名人，从革命烈士到达官要员。民间相传，安息在此的亡魂，在世的光荣和级别仅次于八宝山革命公墓。近几

年来,风节园收葬的条件有所放宽,用天文数字的价码有选择性地添了一些平民的墓穴。

来人终于又开始迈步,步履更为艰难。他已经年过八十,有严重的风湿病和糖尿病,心脏似乎也随时会崩溃,平时,走这么长一段路已经不易,更何况他还拖着那越来越显沉重的长包。

那只小小的萤火虫,如鬼火,穿梭在墓园里,带来的,不会是光明,而是照着一条通往地狱的路。

来人又愣了一下:什么时候,对可爱的萤火虫有了这么消极负面的看法?

也许;正是因为它径直飞到了那新竖起的墓碑前,逡巡不去?

他自己也数不清,这些日子,已经多少次来到这墓碑前,痴痴地凝视着碑上的名字。那伴随着他大半生噩梦的名字,让过去的一切,汹涌而至,醇美醉人如家乡米酒的回忆,苦涩哀绝如亲历死亡的感觉,放肆地占据着他,折磨着他,直到他无法消受。

此刻,他微蹲下身,忍着风湿和行走带来的膝盖疼痛,伸手轻轻抚摸着墓碑上的那个名字,喃喃自语,轻得唯有那只萤火虫能听见;两行老泪蜿蜒滑下,也只有那只萤火虫能看得见。

伤感之中,他的背脊还是冒上一股冷气:这只萤火虫,意味着什么?

也许,它只是个小小的旁观者;也许,它预示着更大的不幸。

老人不由警觉起来,站起身,环顾四周。他在这个深夜,用伸缩扶梯翻墙进入墓园,当然不想让任何人看见。

只有渐紧的风,鼓动着墓园里所有响应的植物。饶是如此,四周还是静得可怕,除了枝叶声,再没有其他响动。

他蹲身拉开那长条包,取出了一柄铁锹!

又一阵默祷后,他用力将铁锹插进了墓碑前的土中。不久,墓碑底座前由墓园栽种的一片鲜花被小心翼翼地挖了起来,整齐地平放在一边。

真正的挖掘工作开始。

土不断被翻上来,坑逐渐变深,变宽。

他仿佛忘了从膝盖和其他各处关节传来的疼痛,更不去想一个年过八旬的老者在墓园里挖坑,是何其古怪,他只是努力地挖掘。

忽然,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心一阵收紧:不知什么时候,墓前出现了两只萤火虫,悠然飞舞。

他低头看了看身下,开始质疑自己的心智:为什么会挖了这么大一个坑,正好能装下自己的身躯。

也许,这正是我的归宿。

1.

那扇黑而厚重的门被艰难地推开,一个幼小的苍白男孩踟蹰走入。谁都难相信这么瘦小的孩子,竟然能推开如此沉重的门,更难理解的,是他为什么独自走进这阴森漆黑的世界。

好在,漆黑的世界因为孩子的到来变亮了一些,但亮得仅能模模糊糊地看见门内的布局。前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似乎永无尽头,走廊两侧,依稀是一些房间。孩子睁大双眼,努力地看,却怎么也看不清房间里的陈设,也看不见房间里是否有人——但他立刻肯定,房间里不但有人,而且是令他心生恐惧的人,因为他能看见怨毒的眼睛。

每个房间里,都有这样怨毒的眼睛。

他缓缓向前走着,极不情愿,仿佛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怨毒的目光从不同的房间里射出来,又跟随着他,灼着他。他苍白的小脸罩上了厚厚一层惶惑和惊惧。他是无辜的,乖的,没有惹任何人生气。但为什么,那些目光,像去年春天小区外绿化林里的那只大马蜂,刺痛他幼嫩的肌肤和心?

更糟的是,他开始听见一些轻微而古怪的声响。好像是人说话的声音,又好像是流水的声音,还有丁丁当当的响声。

他想到过停下脚步,甚至往回走,但一个声音盖过了其它混乱的声响,温柔却坚定地告诉他:“听话,继续向前走,不要放弃,你是这一切的关键。”

也许,这就是他名字的由来吧。他感觉,自己再次进入这阴暗的世界,一次比一次重要,一次比一次更接近真相。但他真的是一切的关键吗?

小关键的脚步仍在前行，尽管畏惧并没有减少一分。他的眼前，更多模糊而令人生怖的影像从黑暗中闪过，似人非人，他不敢去看它们，因为他还想睡个好觉，何况，他更愿意将眼光投向前方，那里毕竟有一星光亮，介于惨白和淡黄间的颜色。

在黑暗中久处的人，对光明的向往格外强烈。小关键加快了脚步，不顾耳边渐渐增响的各式各样的声音，低语声，高喊声，哀叹声，诅咒声。

那星光亮游移不定，又如此之小，根本无法照明，但至少提供了希望。

小关键想：这更像是一只萤火虫。

更多的光亮出现了。

他看见了那盏灯，从走廊的天花板上垂下来。灯罩的式样，模糊不清。灯光照亮在一张陈旧的铁台子上。台子上，躺着一个人。

一袭长发，从一侧的台缘垂下，无力地荡着。台子上是谁？是男是女？看那长发，应该是女的，身上身下，是白色的……风衣、长裙、床单？她怎么了？是睡着了吗？她的眼睛好像紧闭着。她会不会是像奶奶那样，睡着了就再不会醒过来？

他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想看清楚台上女子的面容，但即便有灯光直接照着，他还是无法看得真切。

他凑过去，和女子的脸近在咫尺。也许，他的使命，就是看清她的容颜。

忽然，那女子睁开了双眼，一双他熟悉的眼睛，将他吓得后退了一步。她的目光，和刚才黑暗中两侧房间里那些目光一样，怨毒而愤怒。

他想捂住双眼，抬手之际，却发现手里多出了一样物事。那东西和这里的一切一样模糊不清，能看清的，只有它在空中和灯光交错时发出的一道闪亮。

“停！停！终止实验！”任教授厉声吩咐着，两名研究生和一名实验员七手八脚地将连在关键头部和身上的各种电极和导联线拆

下，黄诗怡用纸巾擦去关键头脸上的汗水，又将两只饱满的酒精棉球压在他两侧太阳穴上。

今天第一次参与实验的研究生方萍笑着说：“小黄，咱们这样‘摧残’关键，你心疼不？”

黄诗怡脸色严峻，叫了两声“关键”，回答说：“怎么不心疼，你看他今天的反应，比前几次更剧烈……”

说话间，关键终于睁开了眼。任教授松了一口气，说：“小关，辛苦你了，说实话，我还真有些担心……”

关键笑了笑，略显苍白的脸上已经恢复了些平日开朗的神气。“放心吧，都只是些幻象，对不对？我其实已经习惯了……真的。”

黄诗怡终于露出了笑脸，柔美的脸庞在关键的眼里闪亮，“没事就好，吓死人了。”

方萍又看了一眼关键。他有一张仍带了些稚气的清秀面容和一头浓密的黑发，眉毛和眼睛都黑黑浓浓的。此刻他从实验床上站起身，高长身材，宽宽的肩背——据说他是江医游泳队的“老”队员了。关于关键和黄诗怡这两个医学生的轶事，她已经听说不少：女孩子都喜欢关键，据说和关键同级的江医女生里风传着套用林燕妮名句“一见杨过误终生”而成的“一见关键误终考”；而黄诗怡因为美貌和温婉，早在大一就被同班男生评为“我们的非野蛮女友”，这个几乎是终极荣誉的称号还远没有体现她的全部内涵：她文笔极佳，又画得一手好漫画。有一种说法，沉溺动漫的关键痴迷黄诗怡，就是从对黄诗怡的漫画妙手一见钟情开始的。而另一种说法正好相反，据说关键的漫画是“专业级”的，是那笔下的帅哥美女俘获了黄诗怡的芳心。事实上，两种说法可能都不对——两人虽然同在江京第二医科大学同级就读，却相识相恋在任教授的实验室——黄诗怡上大学后就一直在任教授的实验室勤工俭学，做实验助理，和关键这个“实验对象”日久生情。

关键是个无比特殊的人，一个有异能的大孩子。

他能看见“它们”。

天已经擦黑，黄诗怡送关键到中西医药综合研究所的后门，后门离江医更近。

“任教授怎么说？”黄诗怡问。

“他觉得很奇怪，”关键说，“为什么我最近才出现那样的感觉。”

“你是说‘它们’？”

“是啊，‘它们’从小就跟着我，但那时都是很简单直接的图像。比如……我奶奶病倒在床上，要去世了，我虽然在幼儿园里，根本不知道，但‘它们’一来，我眼前就出现了奶奶躺在床上的样子。前几年，‘它们’已经彻底消失了。可是最近，催眠时又冒出了那些独特怪异的影像，那走廊、眼睛、铁台子上的人。好像‘它们’又要回来。幸亏只是催眠里出现，不像以前，随时随地，也不打招呼，‘砰’地就跑出来了。谁知道这些到底在预示着什么……恐怕任教授也没有一点想法。你知道的，我小时候，他就给我做过实验，当时我没有看到过那黑黑的走廊，那些凶恶的眼睛……”

黄诗怡想想说：“你没告诉他，你最爱看惊悚恐怖类的小说，脑子里古怪的东西本来就很多。何况，时过境迁嘛。你小的时候，任教授还在江医的中医生理教研室，现在，他调换工作到这个研究所，你也从小关键变成了……哦，我怎么忘了，你还是小关键。”

关键掐了掐女友的鼻子：“可是，为什么那些影像以前一直那么模糊，为什么最近又逐渐清晰，看出是个女人……”

“能确证是个女人？”

“很长的头发……”

“男孩也有长头发的。别忘了，现在的男孩很中性。”

“那倒是，不过，那头发很长，”关键用手轻抚黄诗怡如绸的长发，“大概有你的头发这么长。”

不知为什么，关键战栗了一下，本是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却让他深深不安，抚摸黄诗怡长发的手也哆嗦了一下，如遇电击般掣了回去。

“瞧你多会说话。”黄诗怡也感觉到了，轻轻拍了一下关键那只

手。

为了消融自己一句话带来的尴尬，关键随手一指不远处的墙角：“那是什么？怎么在冒烟？”

那是一个看上去铁筑的小台子，不过一米高，附近密植草木，小台子本身制作精致，极具装饰效果。有趣的是直径大约半米的台面弧形凹下，更像只大碗。

两人走上前，“碗”里是几片刚烧过的纸烬。四下除了他俩，再无人烟。

黄诗怡嘀咕着：“好像是个小小的祭台，看着有些古怪。”

“是挺古怪的。对了，你还要在研究所呆多久？跟我回去吧。现在……我们宿舍里说不定没有人。”

黄诗怡绯红了脸：“看你都在想些什么！现在才两点半，你知道我今天的班要上到七点，然后直接去二附院，开始夜班，还有两份病史没写呢……你也应该是夜班吧？”两人目前都在江医的附属医院实习。

“是啊，为了今天的实验，我也排的是夜班。不过，当中要开溜个半小时左右。”

“和那位诸葛小姐约会？不怕我‘吃乙酸’？”“吃乙酸”是两人之间对“吃醋”的特殊称谓。

关键笑了，原话奉还：“能确证是个女人？”

“好了，傻瓜都知道，叫‘诸葛胜男’的，百分之一百二都是女的。你说，会不会是‘欧阳’？”黄诗怡半带调笑，半带试探地看着关键。

“欧阳”是指欧阳姗，是关键的青梅竹马。关键和黄诗怡相恋后，她曾经“无理取闹”过。

想到欧阳姗，不知为什么，关键有些心惊——他突然记起高中时，欧阳姗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之所以能看见“它们”，是因为他能和“鬼”沟通，就像美国电影《第六感》里那个小孩儿。

节气跳至深秋，天黑得越来越早，加之乌云四合，才勉强到了晚饭时间，江京第二医科大学的校园已涂满了浓浓暮色。关键走

向食堂的时候，被“山雨欲来”之前的风儿迎面撞了一下，这本不该惊天动地。

“小键，你真是徒有其表，太弱了！一阵风居然能把饭盆吹到地上！”和关键一起往食堂走的同寝室好友褚文光看着关键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饭碗，不由得暗暗佩服造物的偏袒：这个关键，挺拔俊朗不说，那副做派更可圈可点，即便从地上捡饭盆这么个狼狈的动作，他也不急不慢，好像在高尔夫球场，从容地拾起一枚小球。

只有关键自己知道，就在风扑面来的一刹那，他又看见了“它们”。

关键以为，这些年来，自己对“它们”的坚持回避、对“它们”所带来的苦痛的选择性遗忘终于有了成效，驱走了童年的噩梦。他显然错了，“它们”蓦然出现，和过去一样，没有任何征兆地出现，以那种模糊的、狰狞的面目出现。

他的皮肤在无可救药地发麻、发紧，他乌黑头发的发根在抑制不住地往外渗汗，汗珠很细小，风一吹也许就不见了，但“它们”却如同一个紧箍，压迫着他的头颅，胀痛欲裂。

因为“它们”，他几乎完全失去了美好的童年。“它们”的出现，总伴随着身边人意外和不意外的死亡。他的特异功能引起了一些科学家的兴趣。死亡、实验、死亡、实验、死亡、实验，留在他记忆里的，除了惊惧，就是悲伤。好在从十七岁那年起，他再也没有自主地看见“它们”，只有在催眠的状态下，才能看见一些影像——许多专家因此嘲笑孜孜不倦的任教授——任何人，哪怕智障者，催眠后都能看见所谓“幻象”。

关键失去了看见“它们”的能力，也失去了被研究的价值。

他终于可以安静地学习、玩乐、运动，考上了一流名校江京第二医科大学，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虽然隔三差五地还要到任教授那里做次实验，但负担并不算太重。

可是，在这个风雨前的傍晚，没有任何催眠，他的眼前又出现了“它们”。而这次，正是催眠实验里那反复出现的恐怖场景。

会发生什么？但凡“它们”出现，都是和自己相识的人有关。

他立刻拿出手机。

“它们”消失了，黄诗怡的声音比刮在脸上的风还真切。关键舒了口气。

“什么事这么紧张？才三个小时不见，你就想我了？”黄诗怡在电话的那头笑着说。

“没……当然是啊？你吃了吗？”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问“吃了吗”总不会错。对浪漫聪颖如诗怡的女孩子，一样适用。

“你怎么整天就想着吃呀？我可是在辛勤工作中。”

“你回来吧，咱们同吃。”

“我就在研究所里的食堂吃吧，饭菜都买好了。”

“实验室里不会只有你一个人吧？”

“当然不是，一屋子人呢。”

关键放了心：“那我就一个人先去食堂了。”

“真的只是一个人吗？”黄诗怡调笑道。

“当然……不是，我有美人相陪。”关键瞟了一眼褚文光，褚文光摸着嘴唇上的小胡子，故意竖起兰花指。

黄诗怡扑哧笑出了声：“你和褚文光要规矩些哟。”

关键心满意足地笑了。他有时候觉得，一定是老天为了补偿他在郁郁中接受那些实验的“悲惨童年”经历，在大学里给他送来了黄诗怡。

刚认识黄诗怡的时候，关键是个沉默的少年——童年的经历，使他一直困惑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人在这样的困惑中，自然会选择沉默——有些同学甚至认为他的沉默是一种“装酷”的做作。正是黄诗怡的一颦一笑、款款温存，渗透了关键看似冷漠的外壳。不久，人们发现，关键已经和开朗结缘，“人气指数”直线上升，更让女生们对黄诗怡咬牙切齿地羡慕不已。黄诗怡的父亲英年早逝，她和母亲相依为命，这大概养成了她独立成熟又温柔的个性，令关键仰慕的个性。

转眼，两人已相恋近三年，乍一看，只是从青涩到“有点青涩”，但在校园里，绝对已够得上“老夫老妻”。感情的深浅，永远只有当

事人自己知道,在关键的情感土壤下,黄诗怡已经像参天树的根,不但深,而且蔓延不绝。

关键坚信不疑:黄诗怡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注定好的,任何的偏差,都将是对生命历程的颠覆。

褚文光总说,太夸张了!

2.

晚上 9:15 的时候,雨已经下了有一阵。

关键走出实习所在的江京第二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病房。他穿了一身防雨的运动套装,将连衣的帽子往头上一拉,省了雨具。

穿过两条街,就是江京大学的大门。江京大学和江京第二医科大学比邻,医学院的学生一直将江京大学校园当成“前花园”,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更丰富的课余生活和更有情趣的风景。关键进了江大校门后,快步走向有名的景点之一“紫竹林”。连江大校门口超市里打扫卫生的阿姨都知道,这片竹林是经典的恋爱场所,林间有方荷花池,“月莲塘”,池边的一堆太湖石假山,是著名的“忘情谷”。

他很好奇来接头的人选这么个地方,甚至怀疑是欧阳姗的恶作剧、抑或是哪位暗恋他的女生——不是他自我感觉太良好,虽然“名草有主”,Email 里和 QQ 上,不时有别系女生送来的玫瑰花。

这次约会,源于关键在江医和江大校内网上求购原装头版《名侦探柯南》的广告。从中学起,关键就是个“柯南”迷,无可救药,最近突发奇想,要收藏青山刚昌的漫画版《名侦探柯南》第一版全套。褚文光一直觉得他是痴人说梦:莫说江医和江大,即便整个江京,也不见得有人会拥有这套在日本出版的原始版漫画。但不知为什么,关键感觉他的奢望并非全然虚无,这种模糊又真切的感觉,就和看见了“它们”一样。试试看总不犯法吧?

想到了“它们”,关键的心略略一沉。

广告登出去一周,石沉大海。就在他已经灰心的时候,一封 Email 表明了卖主的出现。卖主竟是江大的,自称诸葛胜男。

假名,可能是女子。这是关键最初的分析。

随信来的有扫描的图片,是原书版本、书号等记录页,还有封面,无一不充满诱惑。

两人在 Email 里讨价还价,一来一往十几封信,用的惊叹号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红,险些谈崩,两人都恢复平静后,这才讲定了价钱。诸葛胜男提出要在晚上 9:30 紫竹林月莲塘边见面成交。

怪怪的提议,又不是准备谈恋爱。

第一次约黄诗怡出来就是在月莲塘,他特地听好的气象预报,那晚下雨,这样紫竹林里就没有别的“小男女”。

诸葛胜男是否也是这个意思?

关键摸了摸额头,他感觉有汗水微微渗出,但也可能是飘来的雨水。

月莲塘边,只有他自己。

电子表夜光显示,9:27。再等等吧,毕竟还有三分钟。

三分钟,足够给黄诗怡打个电话吗?

“诗诗。”

“吓了我一跳,看见是你的手机号,我才敢接的。”黄诗怡的声音里的确透了些恐惧。

“诗诗,发生什么事了吗?你的声音听上去不大对头。”

“没……没什么事。”

“你在病房?”

“……是。”

“那有什么可怕的?你的胆子好像越来越小了。”

“你在哪里?”

“紫竹林,月莲塘边。等着约会。”

“真浪漫死了,下着个大雨……怎么这一幕那么熟啊?诸葛姑娘不会涮你吧?”

“真让你说准了,我不想再等了。”

“关键……”